

人生的有些旅程，走过了，生命才算完整。旅程虽有终点，却往往也是新的起点，恰如山重水复后的柳暗花明。走过，思索过，回味过，路上的人和事，方能沉淀为记忆中的风景，更加清楚明天该何去何从。

我出生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，开始写作以来的二十多年里，我时常以文字感谢这些山，还有沿着山脚缓缓流动的鸭河。每当我的笔迟滞了，或遇到想不开的事情时，我总会想起老家的山，抑或到住所附近的山上走一走，想着想着，走着走着，很多事情就在山风的吹拂中豁然开朗。

老家的山是秦岭余脉伏牛山，这个名字自幼便刻入脑海，因为老人们常说，八百里伏牛山的“牛头”就在离老家不远的铁牛庙。伏牛山名气很大，但家周围的小山岭却很土，大多只有小名，如北坡、西沟、南坡之类的。通往山外世界的是一条蜿蜒的黄土路，群山遮蔽了一部分人视线的同时，也开启了另一部分人对外在世界的想象。儿时我常去的高山有两处，一处是大王垛，一处是火石眼，两者都处在宛城与鹰城的交界处。大王垛产药材，火石眼多林木，我时常和伙伴一起到大王垛挖丹参、乌药、黄芪、黄精卖，也没少到火石眼背干柴当柴禾。乡村的孩子，有一半的乐趣是由大山赋予的，爬树，摘野果子，捅马蜂窝，滚山石。大山慷慨地馈赠着无尽的欢乐，更赋予少时的我眺望远方的高度。天气好的时候，站在山顶可以望到二三十里远的地方。焦柳铁路从火石眼下的另一个镇子上穿过，我曾无数次跑到火石眼山顶的巨石上，只为等待一列冒着白烟、驶向远方的火车，看它载着我的憧憬消失在地平线。直到考上大学，我才第一次坐上火车，开启了自己的远方之旅。

山外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模样？少时的我并不知道答案。但南阳、广州、武汉、北京这些地名，早已在乡人口中引出无限的遐想。我想走出大山，在大人们经常提及

年前，兄弟姐妹商量好了，春节回老家过年。回到老家后，大伙儿就分工忙活起来，扫地、做饭、收拾房间、杀鸡宰鸭……不知不觉中，香喷喷的饭菜就端上了桌。吃完饭，大人们围在火炉旁摆龙门阵，孩子们玩玩具、藏猫猫，难得的轻松自在。

山村的清晨比城里来得早一些，也分外寒冷。翌日起床，我站在老屋前的石坝上，跳动着双脚，不停揉搓着双手。眼前是连绵起伏的青山，不时传来的几声狗叫鸡鸣和小孩早早起来放鞭炮的声音，打破了冬日清晨的宁静。恍惚间，又回到了儿时。

记忆最清晰的是夏天的早晨，一大早，我被母亲一声又一声催促起床的声音喊醒。我揉着惺忪的睡眼，要么踩着露水去菜地摘菜，要么手拿课本去放牛。小路两旁长满铁心草，菜园边的篱笆上爬满了牵牛花，老黄牛在晨曦中安静地啃着青草。我一个人乐此不疲地玩着泥巴，或蹲在菜地边，饶有兴致地看蚂蚁搬家，手里的书早就扔在一边……

午后，蝉鸣声此起彼伏，我和小伙伴们光着脚丫，在田埂上追逐嬉戏。秧田里的水凉凉的，踩在软软的泥巴上，捉泥鳅、逮青蛙。有时候约上几个放牛的小伙伴，跳到堰塘里洗澡，堰塘不大水也不深，人在这头，牛在那头，水里还有牛粪的味道，可是大家照样玩得不亦乐乎。有一次，我们在小树林里发现了一个野蜂窝，不知天高地厚地用长竹竿去捅，结果被愤怒的野蜂蜇得满头乌包，痛痒难忍，只好哭着跑回家。母亲一边用肥皂水给我们消毒和清洗，一边不停地责骂。

到了傍晚，炊烟袅袅升起。我坐在黑黢黢的灶前帮奶奶往灶孔里不停添柴，看着火苗欢快地跳跃，火光映红了奶奶满是皱纹的脸。松柴特有的清香与腊肉、米饭

山会告诉你答案

□董运生(重庆)



夔山 摄

的当兵、读书、打工中，我选择了中间的那一条路，刻板又刻苦。在这条路上，我又遇见了很多的山，县城的青峰山，绿城的嵩山，碚城的缙云山，江宁的方山，并最终在江城边上属武陵山脉的一座小山上停留下来，至今已生活了十余年。

人们常说，“山高水长”，山的巍峨孕育出豁达的气度，山的连绵延展着时间与空间的维度。从懵懂到不惑，其实，一直有许多问题困扰着我，于是，我问山，而山总能以静默的智慧，为我指引方向。

从宛城到江城的高铁路过诗城，我多次从这里经过，迫不及待地想要走一趟，并非一夜之间的偶然想法。诗圣杜甫在夔州写下了“白帝高为三峡镇，瞿塘险过百牢关”“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”等诗句。我想看一看夔门，爬一爬三峡之巅，为了美好的遇见，为了了却一桩心愿，亦为了寻找想了多次仍不得其解的答案。沈从文说：“我走过许多地方的路，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

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我很庆幸，在略显浮躁的年代里，自己还有那份冲劲，带着纯粹，带着对诗一般纯净的虔诚，登上了海拔1388米的三峡之巅。极目远眺，蓝天澄澈如洗，江水碧波荡漾，那一刻，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豪情在胸中激荡。

沿三峡之巅下的公路往前走两公里多，有一座李家山，山间种满了葡萄和橙子。记得那个皓月当空的夜晚，我有幸品尝了当地酿造的葡萄美酒，那浓郁的血色仿佛诉说着大山的深情。我漫步到村口又缓缓折回，带着对那片土地的敬意，也为心中留下想象的空间。李家山通往公路的小路边有一棵山杏，树上的果子青中带黄。我在树下站立良久，心中豁然开朗：其实，出发的那一刻，自己心中就有了答案。

问山，其实也是在叩问自己的内心，只要眼中有光芒，心中有热爱，脚下有方向，以从容自然的姿态前行，每一次抵达都是新的开始。

返乡随记

□张泓(四川)

的香味掺和在一起，让我直咽口水。晚饭后，我们各搬一把竹椅到地坝里乘凉，听爷爷讲年轻时走南闯北的故事。那些故事实在是太精彩，我们听得津津有味，不愿离开。农村的夜晚很安静，偶尔几声犬吠和大人喊小孩的声音划破夜的寂静，萤火虫在夜色中忽明忽暗。爷爷摇着破旧的蒲扇，一边慢条斯理地讲述，一边吧嗒着土烟，烟圈在淡淡月光下慢慢升腾，像他的故事一样别有韵味。

最馋人的要数秋天去山坡上打板栗或烤红薯。我们举着长木棍或竹竿往树梢捅，带刺的“绿刺猬”噼里啪啦地砸下来，拿火钳夹着在石板上滚几圈，裂开的壳里蹦出甜糯的果仁。有一次在秋收后堆满稻草的田边偷烤红薯，风一吹，火星四溅，引燃了稻草堆，浓烟惊动了半个生产队，大人们急急忙忙赶来灭火。惹下祸事的我们先是被自家大人一顿打骂，然后再被生产队队长罚站田埂。七八个孩子站成一排，身上到处都是东一块西一块的黑灰，就像刚从炭窑里钻出来一样，引得一旁的大人一阵阵嬉笑。

其实，腊月里跟着哥哥姐姐去赶场才是最开心的事。一大早，把背篓塞满平时在山坡上收集回来的桦草皮、夏枯草、五味子等中药材，穿过竹林，经过一段长长的青石板路，走上通向场镇的土公路。一路上，赶集的人络绎不绝，背着一路嗷嗷叫的猪仔的大叔大婶，斜挎破布包揣着绣花鞋垫的乡村大姑娘，挑着剃头工具的理发匠，背着铁匠家什五大三粗的打铁匠……还不时会遇见外村的熟人和亲戚，唠嗑或问候声此起彼伏。

快到年底了，赶场的人特别多。堡子下场的猪市，卖猪买猪的攀亲戚拉关系，说长相看毛色，你报价我砍价；卖花生玉米南

瓜绿豆的就去正街的农贸市场占摊位，一边叫卖一边找位置；扯花布打煤油称盐巴的就去供销社或百货商店；在空旷地方耍杂技卖猪药耗儿药的被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，比食品站门口等着割肉的还热闹。我和哥哥姐姐卖了背篓里的山货，揣着几张小角票，紧紧捂在兜里，就去新华书店看看。隔着玻璃柜，发现一本向往已久的连环画，喊售货员拿出来，不是先翻内容而是瞄背后的定价，再比一下兜里的毛票。虽然喜欢但钱不够，只好换一本，如此一而再，再而三地换，售货员非常不耐烦，一句“买不买嘛”，我们听见这话也不敢回答，只能摇摇头悻悻地离开，心里盘算着下次多攒些钱再来。逛到小吃摊，闻着香喷喷的油炸麻花，口水在嘴里打转，捏了一下兜里的毛票还是忍住离开。哥哥姐姐最后买了便宜点的炒瓜子，我们边嗑瓜子边继续闲逛，享受着难得的热闹时光。回家的路上，夕阳余晖洒在青石板上，背篓轻了，心情却格外沉重。一路上，大家依旧说说笑笑，我却满脑子都是那本没买成的连环画，暗自发誓，下次一定要攒够钱，把那本连环画带回来。夜幕降临，村庄的灯火渐次亮起，一天的疲惫在家的温暖中渐渐消散。

……

现在，老屋还在，菜地还在，只是已经杂草丛生。不见了竹篱笆的身影，正如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早已各奔东西。我蹲下身，轻轻触摸草尖的露珠，顿时，一股凉意从指尖传来，径直传入内心深处。远处的山峦依旧如黛，近处的竹林依然苍翠，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，却又悄悄溜走。我多希望能再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，听蝉鸣，捉泥鳅，看萤火虫，在奶奶的呼唤声中，跑过那条熟悉的田埂，跳进浑浊的小堰塘，回到那间飘着饭香的老屋。

阅读副刊精品，请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
尽在南门口